

心灵漫笔

被鸟儿叫醒的清晨

特约撰稿人 贾鹤

在春天的鸟鸣声中醒来，无疑是幸福的。鸟儿用歌声拉开新一天的帷幕，把充满希望的一天叫醒。传入耳中的鸟鸣声清脆婉转。听到鸟鸣声，我总习惯循声找寻。有时候看到一只灰黑羽毛的鸟儿站在不远处的房顶上，我就怀疑刚刚听到的鸣叫声不是出自它的喉咙，但环视四周，又找不到其他发声的鸣禽，于是不得不相信鸟儿不可貌相，绚丽的羽毛和优美的歌喉不是标配，而赏心的声音可能就发自平淡无奇的身躯。

我所认识的鸟儿有限，不过是喜鹊、麻雀之类，但听到的鸟鸣声多种多样。有的鸟鸣声柔婉，像微风拂过林梢的呓语；有的鸟鸣声亮丽，像仙人仓促间把一串铃铛撒落人间；有的鸟鸣声活泼，像性格开朗的姑娘说话快语、爽利无比。有时候听到鸟鸣声你来我往、音调急促，似两个人在唇枪舌剑——我会暗自好笑并猜想：在鸟儿的世界里，是不是也有甜言蜜语和针锋相对？

鸟鸣声是灵动的、悦耳的，有了鸟鸣声的春天才有声有色。我私下觉得鸟儿最适合当宠物养，

狭窄的阳台或有限的空间都会使它们的叫声失去灵性。只有在自然的广阔天地里，吸日月精华、纳天地灵气，才有这般纯粹的声音。

被鸟鸣声吸引并沉醉其间的人不胜枚举，在古人的诗词里，那些被时光收藏的图景因为有了鸟鸣声直到今天依然鲜活：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的生机盎然，“绿阴不减来时路，添得黄鹂四五声”的雅趣，“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”的静谧，“万壑树参天，千山响杜鹃”的磅礴，“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”的孤芳自赏，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透出的慵懒，“数声鶯啭，又报芳菲歇”那无处安放的春愁，“江晚正愁余，山深闻鹧鸪”那人骨的寂寥，“杨花落尽子规啼”那万干的不舍……这些动听的鸟鸣声入耳，投影在诗人的心海，和那情那景相映衬，成就了传颂千古的名句。而那转瞬即逝的妙音，经千百年的时光洗礼而不朽，依稀间鸟鸣声仍清晰可辨。

喜欢听鸟儿的鸣叫声，却不执着于弄清哪种鸟儿发出何种声音，更不会为了自己的喜好而圈养鸟儿。在不经意时，听到鸟鸣声，看翅膀掠过，就是

值得珍惜的事情。

记忆中闪过的场景，似被定格的画面。冬天的旷野，细长的电线在天空画出格子，有鸟雀安然站在上面，远望像是剪影，催生了几分零落的诗意。我开车经过一段乡村公路时，路边觅食的鸟儿被疾驰的车轮惊起，“呼啦”一下四面散开，似鱼儿没入深海。我把车停在一片空地上，无意识地望着枯瘦的枝丫，忽然听到数声鸟雀啾啾，如素手拂过心弦。我闭上眼，幻想置身鸟语花香之地，心境空灵，烦忧不生。我永远忘不掉那一刻的景象和心情：一只有着泛蓝羽毛的鸟儿立在车前，眨着灵动的眼，隔着玻璃和我两两相望。当我拿出手机想拍照的时候，它却警觉地飞走了。

且去听听鸟鸣吧！



国画 岁月静好 乔军华 作

春风若有信

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柳枝的青软好似春天寄给我们的一封书信，燕尾纤纤，拂柳穿花掠翠微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柳树留下了万千绿色的丝线，任由春风肆意裁剪，条儿作行、叶儿为字，蘸一溪碧水，书写这封春天的信。点点的迎春，是信笺的金色印花。在冬天，红炉煮酒的雪夜，你等故人，它们在酝酿春天的信。或受了一只纸鸢的牵引，或因了一声鸟鸣的蛊惑，在某个抬头的瞬间，乍然与你相见。

春天抵达人间，万物复苏，散发勃勃生机。春风和燕子一起上路，从南往北，飞过巍巍青山，涉过大江大河，穿过城市的楼群，沿着车水马龙的大街，流入阡陌纵横的乡野。婆婆纳携了万千蓝色小花，在大地上织出一片星空的版图。桃红李白菜花黄，莺啼燕舞蝶儿忙。每一个寻找春天的人都会忍不住发出赞叹，为这春花烂漫的人间好时节。

春风若有信，应是把对大地的温情一字一句都写在它的信里，再派春天的六位使者——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，把信依序寄给大地。信里对万物都做了合理安排，先裁杨柳后杏桃，然后用一场接一场的雨，洗净冬天的灰蒙、尘世的污垢。雨后天晴，阳光中飘着淡蓝色的雾岚，如同谁的晨梦未醒。

惊蛰过后，蜜蜂飞向田野，去亲近十万春花。空中的云雀、林中的黄莺都开始了清脆的鸣

唱。春风把它们的歌声分送至四面八方，让所有生命都为这歌声舞蹈，柳枝轻摇，蝶翅微颤，桃花飘落几滴粉泪，小草和着拍子此起彼伏，没有镇静的时候。老农的锄头，这时也有节奏地扬起、落下，再扬起、落下，如同远古史诗的注解。就连孩子们的风筝，也飞得更高，想把那动听的歌声带到云巅之上、琼楼玉宇之中。

最是一年春好处。这个时候，伴着心爱之人远游，烟波画船，将大好河山一看尽。身处花影底下、和风之中，人间还有什么烦扰不能放下？还有什么恨怨不能消弭？还有什么遗憾不能随风逝去？风很轻，心事也很轻，自在飞行轻似梦，在一棵大树下站久了，你也会变成一朵飞花……

把南来北往的花香、数声莺燕的呢喃、故乡的几瓢碧水，和着春风勾兑成一杯酒，绵软、甘醇，度数恰好。在北方，把玉兰的杯盏斟满，在南方，把木棉的火焰点燃。用火温酒，以花为盏，一杯敬过往，一杯敬明天。人在酒里，一杯一杯地诉说光阴，不知天长，难晓地久。能回忆的如在昨天，能憧憬的似在眼前，碎梦可粘，心伤可缝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。人在酒里，如在船上，水在晃，岸在移，整条河在摇。红色的天空，少年的你，我含着微笑静静地看，发现格外美好。

在这春风沉醉的夜晚，读着春天的信，想起你，外面的月光，似乎也暖了起来。

春在溪头荠菜花

雨 茜

那天，远远看到有花如雪，在春风里摇啊摇，虽然花朵细碎，却有别样的动人风致，那是骄傲与自怜的奇妙结合：为能在春风中盛放而骄傲，为花色浅、花朵小而自怜。我近前一看，纤细的茎擎着小小的白色花冠——原来是荠菜花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荠菜是我吃过的野菜中最好吃的，清鲜可口，吃后齿颊芬芳，有一种清香令人回味无穷。荠菜以其味美征服了古今之人。《尔雅》道：“荠味甘，人取其叶作菹及羹亦佳。”明代王世懋的《瓜蔬疏》云：“百草中可食者最多，荠菜……草中之良品。”北宋状元苏易简对宋太宗说：“食无定味，适口者珍。臣心知菹汁美。”

春天，是那么的张扬恣肆，触目万紫千红，放眼浅绿深绿，宛如一张浓墨重彩的美丽画卷，让人流连不已。春日陌上，左顾有桃之夭夭、妩媚多姿，右盼有梨花洁白、皓如白雪，前望有玉兰如蝶、展翅欲飞，后有春光妖娆、让人销魂。若春色可餐，大约就是荠菜的味道吧？食之香而不腻，令人微醺欲醉、百吃不厌——正如春色让人百看不厌，仰首俯首皆如诗如画，让人直欲沉醉在春风中、长立于春花前。

千古以来，小小一株荠菜不时出没于诗词

中。每每看到荠菜，我心中会响起一首童年时就耳熟能详的儿歌：“荠荠菜，水里漂，我和姐姐一般高；姐姐穿的花花鞋，我却穿的泥歪歪；姐姐穿的花衣裳，我却穿的驴脊梁；姐姐枕的花枕头，我却枕的老母鸡；翻翻身儿，咬一口；娘啊娘，快打狗；死妮子，你没长手？”后来，读到《诗经·谷风》中写荠菜的几句“行道迟迟，中心有违。不远伊迩，薄送我畿”，似看到了一个怨女的浅歌如泣。从这有关荠菜的悲凉之句中，我看到了两位女子的飘零无依，不禁为之唏嘘。她们一个失了亲情，一个失了爱情，世界之大，却无一个可依傍。春日迟迟，卉木萋萋，她们却只能像水里漂的荠菜一样身不由己地顺水漂流，不知可栖止何方？亦不知可驻彼岸何处？不知那两位女子后来命运如何，但愿有豁达的春风能吹在她们身上，吹在她们心上。

唐伯虎说：“尽尝世味犹存舌，茶荠随缘敢爱憎。”让我们且收拾起黯淡的心境，去看看鸢飞草长、春花烂漫，也去溪头陌上寻些野荠，回家或做羹汤，或做荠饺，将春的滋味细细品尝。让那如水的清冽，能起于唇齿、止于心上，让这大好春色，一如潺潺奔流的小溪，也在心间响起欢快的清音。

与友寻梅

特约撰稿人 邢俊霞

梅花，我居住的小区就有。不过，没有连成片，这里一棵、那里一棵，稀稀落落的。雪下的正欢时，它们已经顶着满头的花朵，傲立在雪中。每每从它们身边经过，我总是忍不住停下脚步，多看上几眼，有时还会和它们来张合影。

朋友约我去的地方是彩虹桥东边的梅林。说是梅林，其实只不过梅树稍多些而已，与我之前四川绵阳看过的梅林相比逊色不少——那里的万亩梅林，花开成海，放眼四看，蔚为壮观，远观花海，心是颤的，置身其中，心是香的。

一棵白梅前，我兴奋地点评着白梅的圣洁。朋友看着我低声说道：“姐，这不是白梅，这是绿萼梅，属蔷薇科，它的花朵尾部是绿色的。”仔细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一汪绿色，浅盈盈的，托举着怒放的花瓣。

我只知道朋友能写善画，没想到她对梅花的观察如此细致入微，让我深感自己的孤陋寡闻。我们看了红梅、赏了白梅，在几棵梅花树前，我说：“这些梅花，春节前已经开了。”朋友又说：“姐，这不是梅花，这是蜡梅。”至此，我才明

白，我在小区见到的雪中梅花应该是蜡梅。突然想到，那位隐居于杭州西湖孤山的林逋——因为极喜欢梅花，就把梅花当作自己的“妻子”，终身不娶凡间女子。年复一年，在小孤山遍植梅树，写出了不少的咏梅佳句，其中《山园小梅》至今仍流传：“众芳摇落独暄妍，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霜禽欲下先偷眼，粉蝶如知合断魂。幸有微吟可相狎，不须檀板共金樽。”

我最欣赏这首诗中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把梅花的气质与风姿写得很是美妙。朦胧月色下，林逋漫步在清澈的水边，梅花幽暗清芬的气味、婀娜斜出的枝条相得益彰。这幽妙的场景不止让诗人陶醉，也让我陶醉。“疏影”“暗香”二词用得极妙，既有梅花不同于其他花朵的独特身姿，又写出了梅花独有的幽暗芬芳。以至于同为诗人的陈与义说：“自读西湖处士诗，年年临水看幽姿。”

小区的梅花已经凋落。不由感叹，时光一等等就老，春一走就深。日子，就这样在花草的兴衰更替中一日日向岁月深处漫溯，从不回眸。

诗风 词韵

和春天一起去见你

(外一首)

特约撰稿人 李 季

春水初生，春林初盛
小花精心编织着田野
草尖，昆虫振翅
燕子已回到旧时的檐下
一年中最朝气蓬勃的时光
所有的日子
都在春风中抬起头来
阳光明媚，流水柔软
有人医好了经年不愈的病
有人满脸欣喜回到故乡
而我，想和春天一起去见你

多年以后

多年以后，我老了
还像年轻时一样固执任性、沉默寡言
还像年轻时一样喜欢花草
喜欢一个人走在河边
河水起伏，仿佛漂泊的一生
仿佛无法放下的悲喜
春天来时，花与花在枝头重逢
而我们不再相见
河水东流
仿佛无言的宿命日夜不歇
催老了容颜，催老了脚步
而那些往事，依然年轻
在波光上闪烁
依然携带着微微的痛楚

春

王建平

我剖开胸膛，让春风灌进
把南来北往的讯息带来
让那颗冲动的心，迸射出火一样的热情
去助阵第一朵迎春花的绽放
又一个轮回的新篇，把风的秘诀种下
在希望的田野上，留一段白给天空记忆
一位围红色头巾的人
沾染着花香，吸引着粉蝶
迈着渐近的脚步
迎着春风，请细雨再作陪
与你约谈春天里的故事
蒙蒙烟雨，踏浪飞歌

人在 旅途

在裴城村

特约撰稿人 杨晓斌

暖阳下，与距离郾城区25公里的裴城村相遇，竟然没有一丝陌生，心一下子像空阔油绿的麦田，有了丰收的期盼……

裴城夜雨、响水桥、彭家大院、望月楼、贺家大院……太多的元素，融合成裴城村特有的古桥文化、祠庙文化、节孝坊文化和爱国主义文化等，令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古意今韵。

裴城古迹多。进入裴城村，一些记忆就朗朗清晰起来。名将李德率兵雪夜奇袭蔡州，擒获犯上作乱、割据蔡州的吴元济，一场朝廷多数大臣求和罢兵、宰相裴度力主平叛并亲自督战的战争，就这样被载入史册。洹曲村因此成为一个因为宰相而更名的村庄——裴城村，后人还为裴度建祠立碑，勒文以记之。

每当傍晚时分，裴城南门外城外西岗的一片树林，无论阴晴，远望都是雾霭蒙蒙、细雨霏霏、松摇柏晃。走近时，却又云走雾散不见雨迹。次日清晨却又见树润地湿、一番雨后的景象，因而成为郾城八大景之一的“裴城夜雨”奇观。

从唐朝开始，裴城村就有一条重要官道。如今，路边仍有唐朝的驿站旧址，几个石凳和柱基坚守在杂草之中，像一首沉重的诗，记载着千年前官道上熙熙攘攘、商贾云集的热闹景象。

穿村而过的洹曲河上有一座建于唐朝的响水桥。据说，一到夏天雨多时，雨水打在桥底下的条石上，老远就能听见，故此得名。在桥下的基石上，还能看到宋徽宗“政和三年”字样的修缮印记。桥面由青石板铺砌，护栏图案“麒麟望日”造型生动逼真。站在响水桥上，回想裴城村典雅厚重的历史，别有一番风情。

裴城村自古商业繁荣，古迹随处可见。据村民彭国勋老人讲，村里有40多处明清建筑，列入维修计划的有20多处。明朝时期，彭姓族人迁居于此，因积善济贫，彭氏家族愈发兴旺发达，遂在官道南侧建造彭家大院，皇帝亲笔题字“余庆堂”。现虽有村民

居住，但牌匾高挂，真迹仍在。裴城村现存的老宅大多分布在官道两侧。老人说：“现在剩下的房子少了，家道败落了以后，有的人就把房子卖了。后来遭到破坏，经过几代人的修缮，这些宅院算是勉强保留下来了。如今，村里有彭家大院和贺家大院的部分房屋保存尚好。”这是典型的北方建筑，坐北朝南，七进七出的房屋之间有关拱门相通。房屋的东侧都留有一条一米宽的便道，便道连通到官道，据说是为了方便躲避战乱。沿着便道来到余庆堂后面，山墙上的石拱门虽被砖封死，但痕迹清晰可见。

彭家大院一幢当时村里最高的建筑叫“望月楼”，建于清朝乾隆年间，东西两侧各有一所两层高的厢房，现在只剩长约8米的东厢房。房子由青砖和条石建成，造型古朴典雅。关于“望月楼”，还有一个凄美的故事。老人说，30多里外的北舞渡马村一大家的女子嫁到彭家不久，丈夫就因病去世。她思念娘家亲人的时候，就在三层楼上挂起灯笼，示意想家了，娘家人看到后也会高挂灯笼应和。所以，“望月楼”应该叫“望亲楼”。后来，女子因过度思亲坠楼而亡，至今尚有御赐牌匾“节孝坊”和“圣旨”“皇恩”的碑匾保留。

贺家大院与彭家大院仅一墙之隔，所剩房屋的墙面斑驳脱落，不再住人，但宅院里的青砖黛瓦却显露着历史的痕迹。村东头的彭祖苑里，彭祖像和古色古香的祖荫亭立于其间，北边一排青砖黛瓦的文化长廊，给人厚重的历史感。

夕阳西下时，我们又来到苏进将军故居瞻拜。站在苏进事迹文化走廊上，猛然间，有优美、浑厚、恢宏、庄严之声从遥远的岁月深处穿越而来，激越响亮……

天色将晚，我默默地向这个被自己重新定义的村庄行注目礼，脚下的土地如此厚重，蕴含着历史的千峰万岭，吞吐着万象气息。仰望苍穹，蓦然看到晚霞满天，变换着光华，从远古一直流到我们身上……

别样 情怀

四十不惑

包素娜

我一直感觉40岁很遥远。

前几天翻照片，看到一张父亲40岁时的照片：他一脚踏着门框，笑脸迎着阳光，玉树临风的模样。父亲40岁是这个样子，没有意外，顺理成章。

前些天网上有一个新闻，新闻本身是什么我早已不记得，只记得当时看到“四十岁大妈”的标题时，我忽然停下了。岁月这把刀，终是无情。

不知何时起，听到别人说30岁，我发自内心地觉得真是年轻，完全忘记年少轻狂时对30岁的鄙视。如今却满心的羡慕，只是因为离30岁越来越远，离40岁越来越近了。

小时候，奶奶说起我们姐妹，就是大闺女走路是扭的、小闺女走路是跑的。一直走路一阵风的我如今还会跑上两步、蹦上几下。这颗童心依旧在，仍然贪玩、随性，有依着性子吵闹的时候。但改变也来了，毕竟离40岁越来越远，不惑之事也越来越多了。

不再喜欢那么闹、那样扎着堆儿硬往人群里凑。离开了那片喧嚣，尤其喜欢一个人独处的日子，哪怕是坐着躺着，看着天花板放空一下，都觉得很自在。坐得下来、静得下来之后，才发现宁静致远的真正内涵。不

再有那么强的依赖心了，遇事喜欢自己去想去琢磨，想不通就暂且不想，没有过不去的今天，更没有到不了的明天，去除执念，反而松绑了自己。不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发展爱好，兴趣越来越少却越来越专心，对自己有了一定的要求。现在去看以前写的文字，无病呻吟的矫情居多。还记得曾被自己奉为经典的“感冒本来就是很伤感的病”的句子，现在想想，真是病得不轻——不是不再浪漫，而是看透了感冒对身体的伤害、懂得了爱自己。

马上40岁的我也不愿进入“大妈模式”，所以率性而为的生活是最好的选择。还是会父母面前孩子气，要耍性子闹闹脾气，心安理得地享受父母无条件的爱；在自己面前除了是严肃慈爱的妈妈，也是需要照顾的小女生；和老公在平淡生活中偶尔秀一下，再偶尔吵一下，柴米油盐一地鸡毛才更真实；一帮闺蜜平时各忙各的，时不时地聚一下，还都是彼此口中的“姐儿”，无论快乐烦恼，都在相互调侃中散去。至于孩子的成绩、家庭的纠纷、脸上日渐增多的斑点和皱纹，都该来的来吧——不执着不躲避，才是真正的洒脱。

聊聊朋友圈

程慧娟

我学生时代常写日记，养成了记录生活的习惯，平淡零碎的日记里，总会不经意间的美丽值得收藏。用微信之前，我在博客上写；用微信后，我在朋友圈里记录一花一叶、风云雨雪、四季更迭，也会把用心做的一碗饭、读了一本有感触的书、看到一篇认可的文章汇成文字，放在朋友圈保存下来。

不知不觉，微信已经陪伴我8年多了。忽然有一天，我发现好多人都怎么发朋友圈了，老发朋友圈的竟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也坚持不发朋友圈，可是没过几天，远方的好朋友就不放心地发微信问：“咋了？最近咋不见发朋友圈了？是不是有啥事儿了？”本来我意志就不够坚

决，这下更有理由坚持发朋友圈了。

仔细想想，完全没必要，到了这个年龄，早明白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。有一天，我看到有人发了这样一段话：能拍就拍，能照就照，想炫的一定要炫。十年后，再好的相机和技术，也拍不出如此般模样。大胆记录生活，你现在的每一天，都是值得收藏的！这一段话真的到了我心窝里。这样高调开心的“官方”鼓励，必须果断转发！

“当生则生，当死则死，来去自如。”我想，不管是发朋友圈还是做其他事，都是一样。自己喜欢的事，既没违法乱纪，又没伤害别人，那就洒脱去做好了，想东想西没意义。也许有一天，我真的没兴趣了，那就不再发朋友圈了。